

<<哥萨克的末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哥萨克的末日>>

13位ISBN编号：9787802254350

10位ISBN编号：7802254353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王天兵

页数：3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哥萨克的末日>>

内容概要

《哥萨克的末日》是中文领域内第一本研究俄国文学天才伊萨克·巴别尔及其哥萨克经历的专著，浓缩了作者对巴别尔十余年的痴迷和研究，全书随文附两百五十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许多从未在中国面世，第一次全方位复原了曾震撼世界并波及中国的1920年的苏波战争。

全书又非一般学术论文可比。

作者在对有关这场战争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巴别尔1920年日记——的精细研究基础上，参考数十种相关书籍与文献，用讲故事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展现密集庞杂的研究成果，其中每个细节都有根据、每个情节都经考证，结构精炼、文体新颖，仿佛是巴别尔的《骑兵军》所折射出的一种变形镜像，飞扬灵巧地勾画哥萨克在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军大会战中的曲折命运以及一个卷入其中的艺术家的心灵的种种变形。

<<哥萨克的末日>>

作者简介

王天兵，作家、画家，生于陕西西安，曾留美十余年，编订俄国文学天才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敖德萨故事》、《戴骢译》及《巴别尔马背日记》（徐振亚译），曾出版《西方现代艺术批判》、《我这样画画》等十余种书籍。

<<哥萨克的末日>>

书籍目录

序幕第一章 列宁唤醒的哥萨克幽灵 柳托夫此去何往？

哥萨克所来何处？

柳托夫第一次骑马出行 青春的铁和花 蒙古人之后 打回匈牙利，解放全人类 柳托夫第一次目击骑兵军作战 犹太人到底惹了谁？

哥萨克中的犹太书生 犹太人中的叛逆 “有谁比我更理解她的心灵？”

第二章 哥萨克的手和克星 从克里米亚到加里西亚 哥萨克的胃 所有士兵都得了梅毒 布琼尼悬赏五十万卢布 犹太顽童审问美国男孩儿 飞机炸出的诗 巴别尔为什么痛恨战争？

“我是一个外人。”

第三章 决战之前 两个世界 瞧，这就是波兰 巴别尔怎样看杀人 犹太教的孩子 浪漫而狂暴的爱神 骑兵军中的女人 一匹马的故事 东正教徒哥萨克 巴别尔与上帝第四章 哥萨克的末日 是去卢布林，还是去利沃夫？

通往利沃夫之路 维斯瓦河上的奇迹以及苏俄最愚蠢的决定 哥萨克的闹剧 “犹太佬把人都得罪光了。”

欧洲最后一次骑兵大会战 决战前后的真相 拉比之子尾声附录 1920年至今相关大事记 布琼尼攻击《骑兵军》，高尔捍卫巴别尔 漫谈巴别尔与哥萨克（代跋）主要参考书目

<<哥萨克的末日>>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列宁唤醒的哥萨克幽灵柳托夫此去何往洗劫日托米尔的骑兵军已然西去,只留下满目萧杀、一片死寂。

在该地停留的两天中,柳托夫参观市容、了解民情,他到大教堂街上勘查波兰人行凶的现场,探询犹太人被屠杀的经过。

他预感到这次征战的千载难逢,而且自觉有记录此行的使命,只要一有空儿,他就在日记本中写下所见所闻,除了描绘军中将士的言谈举止,他还尤其关注当地平民的喜怒哀乐。

不过,这是隐蔽的,他所在的《红色骑兵报》的任务则是将列宁的思想变成文字的火药,在红军和平民中煽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鼓舞他们打垮波兰侵略者毕苏斯基,最终挑起德国工人暴动,引发世界革命。

1920年7月5日,柳托夫领到了军装和靴子,也许是因为接受了特别任务,他离开了报社所在的列车。他年龄不过二十多岁,却已经开始谢顶,还带着一副细圆边儿近视眼镜。

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别人不会把这个身材不高、相貌平凡的人当成可以引发浪漫遐想的战地记者。

他也许只是一个随军文书。

暴露他非凡之处的是他的眼睛。

在对视的片刻,你就会感到那抽象的“灵魂”和“心”幻相成真,在瞬时变得可触可摸,也会因自己被洞穿而隐隐胆寒。

他审视着一切,仿佛要记下一切。

不过,他眼中还有几分男孩儿的狡黠和顽皮,并对去往何处心中有数。

7月5日上午,柳托夫坐着红军缴获的英国汽车向西行驶,在小镇诺沃格拉德扑了个空,傍晚又追到科列茨,夜间到达托夏。

天色已晚,柳托夫只有在那儿过夜。

他发现这里也被洗劫一空,而且凶手们活儿干得和在日托米尔时一样干净利落。

他得知自己一路追踪的目标已西进到了罗夫诺。

罗夫诺是一个交通枢纽,铁路四通八达,东连乌克兰首府基辅,北接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往南进入原属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可达军事重镇利沃夫;向西则通波兰首都华沙。

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1648年,乌克兰人赫麦尔尼茨基就在这片土地上和沙俄共同抗击波兰第一共和国,最终使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并入俄罗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和德奥曾在加里西亚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双方投入的军队共计有两百多万。

1920年,这里还残存着那时的战壕和铁丝网。

第二天,柳托夫坐汽车终于抵达了罗夫诺。

在7月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罗夫诺市内到处是尘土,尘烟如黄金的溶液在乏味而低矮的房子上空流淌。

部队穿城而过。

佐托夫在窗口,罗夫诺的居民,哥萨克的英姿,出奇的平静,信心十足的部队。

犹太姑娘和小伙子们怀着敬佩的心情目送这支部队,老人们则显得漠然。

柳托夫终于追上他的目标——红军第1骑兵军第6师司令部。

佐托夫是第6师总参谋长,他身材粗壮,留着两撇八字胡。

就是这支骑兵军攻克并洗劫了日托米尔和托夏,其主要成员就是赫赫有名的哥萨克,其军长是布琼尼。

哥萨克所来何处?

敢于跟波兰人决一雌雄的乌克兰英雄赫麦尔尼茨基就是一个哥萨克。

他是第一个梦想建立独立王国的哥萨克先知和霸主。

“哥萨克”一词源自突厥语,意为“自由民”或“草莽英雄”,专指自十五世纪以来游弋在黑海以北

<<哥萨克的末日>>

、伏尔加河以西的第聂伯河和顿河流域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逐水草而居，尚武善骑。

在和平时期，他们组织自治，围聚在村落中心自由选举一个“阿特曼”，他既是平时的管理者又是战时的指挥官；一逢战事，他们又结伙从军，不惜牺牲生命捍卫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骑兵战术的侧翼袭击、迂回包抄和后方突破是他们的撒手锏。

俄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起义都由哥萨克而起。

传说，十八世纪的哥萨克起义领袖普加乔夫曾发誓：“我宁可喝鲜血活三十年，也不愿吃死尸活三百年。

”就是这群嗜血的战士，历来为俄国统治者所借重。

1618年，俄国沙皇就已向哥萨克发放军俸，此后两百年中，沙皇多次雇佣他们为俄罗斯开疆拓土。

至十八世纪末，他们已不再独立。

1814年，这些沙皇的宠臣爱将和职业杀手在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中第一次扬名欧洲。

接着，他们参与了和大不列颠争夺中亚的冷战；在远征西伯利亚的路上，他们又成为吞食大清王朝的开路先锋，并一手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直到1905年的俄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哥萨克几乎参加了沙皇指挥的所有战争。

1918年至1920年爆发的俄国内战，也可以说是一次哥萨克内战。

白军名将邓尼金、弗兰格尔、高尔察克、克拉斯诺夫等都是哥萨克；红军名将杜缅科、克楚别依、夏伯阳分别是来自顿河、库班、乌拉尔的哥萨克。

其中最著名的将领就是顿河哥萨克布琼尼。

<<哥萨克的末日>>

后记

2006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别尔马背日记》不久，我在上海认识了神交已久的张远山先生。他看完《骑兵军》和《巴别尔马背日记》后，对巴别尔、对哥萨克，产生了进一步探本求源的冲动。当他得知我正在写一部有关复原巴别尔和骑兵军的全貌的书后，很是兴奋。

他是拙作《哥萨克的末日》的第一个读者。

他和我畅谈了读后感。

张远山：布琼尼批评巴别尔没上过前线，这违背事实吧？

王天兵：实际上巴别尔每每就在布琼尼的身边。

布琼尼说的都是谎话和套话。

而且布琼尼是文盲。

这篇文章必是别人代劳。

张远山：最后附的三封信很有意思，前两封是公开信，最后是巴别尔的家信。

巴别尔写信时高尔基还没反驳布琼尼，但他一看到布琼尼的公开信就乐不可支。

这很好玩。

认为巴别尔被布琼尼的攻击吓坏了。

实际并非如此。

那时候布琼尼还没有绝对权威。

张远山：即使布琼尼有绝对权威，也不影响巴别尔乐不可支。

这是一个作家的自信。

他对世俗权威的裁判根本无所谓，也不需要等到高尔基这个权威替他撑腰才敢松口气，他有足够自信。

这封信作为结尾特别好。

王天兵：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无所畏惧。

张远山：你加进了幕后的大背景，这样理解他的小说就能更到位了。

比如，单看《契斯尼基村》中护士萨什卡给母马配种那段，不知道这已是骑兵军战败之时，我原本以为是顺利挺进中的悠闲小插曲，现在的意味就完全不同了。

王天兵：实际上，女性成为本书以及《骑兵军》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

最后，被人瞧不起的女人将不可一世的哥萨克打败了。

张远山：我想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喻。

萨什卡是女人，她的马是母马，她主动找公马给母马配种，而公马又不行了。

这里面包含了两性之间，以及两性与世界之关系的隐喻，无论战时还是非战时。

王天兵：而且这是师长的种马。

日记中恰恰记载了师长在战后大哭的事。

一个女人忽然来调教男人，因为男人已经不行了。

但这一点，从未被人看懂过。

张远山：实际上，男女之事经常如此。

这段插曲太精彩了。

王天兵：以前人们研究《骑兵军》和日记，搞来搞去，将最重要的东西反而忽略了，忘了他写的是战争。

人们在研究一个东西时，总是选择难的突破口，结果买椟还珠，越来越糊涂。

而最根本的往往是最简单的。

张远山：类似的还有，大到“卡庭”事件，原来谜底就在1920年甚至更早的历史恩怨，显然，过去对斯大林的批判，方向没搞清楚，有人批判这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弊端。

其实却是苏波有历史夙怨；小到我原来以为，铁木辛哥和萨维斯基是两个人，看了你的文章才知道，小说最初发表时，第6师师长就叫铁木辛哥，《骑兵军》出版时才改名萨维斯基。

王天兵：人们在阅读日记时，往往感到人名地名的繁琐以及战争背景的欠缺。

<<哥萨克的末日>>

巴别尔被动地随骑兵军转战南北，对骑兵军调动路线背后的政治和战争原因无从知晓。而研究日记和《骑兵军》的学者主要是文学艺术方面的专家，即便有对战争感兴趣的，也只是一笔带过苏波战争的进程，更不会给日记中凌乱的战事以更多青睐。

一些研究苏波战争的真正的历史学家和战史专家，则直接将《骑兵军》作为真实的资料来引用，他们鲜有精力去钻研艰深的《骑兵军》文本。

另外，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者大都还没有机会看到1920年日记，更无从领略日记中迸射出的诗意。

以上情况使得普通读者在阅读日记时，那些精彩的片断夺目而出，而整体则显得支离破碎。

这就是我想做的——还原战争，从战争进程角度看小说，字字句句可破。

张远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军人古德里安的坦克战思路已经出现，骑兵本该已被历史淘汰，但你关于机枪车、飞机等战术、战略的背景交代。

说明了苏维埃的骑兵军直到二战还没被淘汰的原因。

很有说服力。

你还写到巴别尔审问一个美国飞行员，资料来源是什么？

王天兵：这在日记中有明确记录。

有时候，战争本身提供的素材比任何虚构都更奇妙。

张远山：让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哥萨克，他们没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也就没有一个盛放历史和文化的器皿，没有一个国家的官方或民间的机构把研究记录他们视为己任，无法一代代积累、传承、提炼、积淀、固化出完型经典，所以他们的起源至今众说纷纭。

王天兵：而且，研究哥萨克的人很少站在哥萨克的立场上，都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他们。

比如，在2004年美国举行的第一次全世界范围的巴别尔研讨会上，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没有提交一篇关于哥萨克的论文，都是从文学理论、政治文化、犹太人等角度来研究《骑兵军》。

张远山：哥萨克不是一个种族，类似这样的人还有中世纪的阿提拉，他的种族到底为何，和匈奴到底有何关系，也无定论。

欧洲人说他是上帝的鞭子。

来惩罚堕落的欧洲人。

这是面对强敌没有办法之时的自我解嘲。

更早的时候，汉尼拔也是外来的入侵者。

后来才是匈奴和蒙古人，还有被欧洲人称为萨拉逊人的阿拉伯人。

他们都对欧洲民族打击很大。

但近代以来，历史是由欧洲人叙述的。

这些民族不是叙述者。

而是被叙述者，难免被扭曲，甚至被妖魔化。

王天兵：关于哥萨克和蒙古人，以前也有很多学者将他们联系到一起，但缺乏细节论证。

我找到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他们本有血脉关联。

比如，关于用脚踩死敌人来复仇的方式，哥萨克和蒙古人的作案方式是惊人的一致。

据我所知，从未有人发现过这点儿。

张远山：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是否意味着用马踩死匈奴？

王天兵：对，这不只是象征意义的雕刻，而是战场实录的纪念。

这以前也没有人看明白。

张远山：有句“文革”时期盛行的话语，叫“将他打翻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可能就是从游牧民族来的。

王天兵：哥萨克的笛子、歌曲、三弦琴等都是从蒙古人那里来的。

<<哥萨克的末日>>

媒体关注与评论

天兵这本书真不容易。

所谓“十月革命”之后的这又一场“世界革命”，或“苏波战争”，在苏联一直是一个不许人谈论的话题，中国人知之更少。

天兵在《哥萨克的末日》中所写的那些史实，那么多细节，还有这么深远的意义，使我看后受到很大启发。

——蓝英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俄苏文学专家，《日瓦格医生》译者）《哥萨克的末日》穿行在作品与作者、小说与历史之间。

王天兵先生用自己十多年来像集邮爱好者搜求邮票一般搜求来的有关资料，描画了他心目中巴别尔的全息影像。

这年头，这份痴情委实已不多见！

——朱正琳（原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总策划）《哥萨克的末日》别开生面。

——余一中（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俄苏文学专家）王天兵先生编辑的巴别尔的《骑兵军》及《敖德萨故事》的中文版（戴骢译）是艺术品，他编辑的巴别尔1920年日记的中译本《巴别尔马背日记》（徐振亚译），超过了英译本，既是一本满怀爱的书，又是一本重大的学术专著。

——格利高里·傅瑞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巴别尔研究专家）

<<哥萨克的末日>>

编辑推荐

《哥萨克的末日(插图本)》是一部勾勒哥萨克兴衰的简明史诗，一幅还原苏波战争与世界革命的恢宏画卷，一张透视文学天才灵魂与良心的全息影像。

<<哥萨克的末日>>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